

和时光中的自己交谈

□舒辉波



海边的孩子(油画) 唐明 作

滚起来。

滚了一会儿，电视屏幕就全是雪花点了。

大姐又拧了一圈调频的按钮，然后“咔嚓”一声关了电视，说：“停台了，人家电视台的人下班了。”

回到房间，我又盯着灯泡看了好久，我疑心是自己一头撞亮了灯泡。

我侧耳谛听电流在电线里流动奔涌时的千言万语，目光最后落在了我刚刚誊抄好的作文稿纸上。我知道，今晚的一切都是一个征兆，它预示着真正的奇迹其实是我刚刚写下的故事。

大姐帮我买好了信封和邮票，地址是我从杂志上一个字一个字抄下的，错不了。我不会像凡卡那样，写一封“乡下爷爷收”，并且不贴邮票的信……

这次寄信，我既没有交给常常来学校送报纸杂志的那个邮递员，也没有托大姐在赶集的时候替我投递，而是自己怀揣着厚厚的信封在星期一起早赶往街上的邮电所。清晨在弥漫着薄雾和松脂苦香的密林中穿行时，我还十分害怕，那被幻想出来的孤狼和野鬼在我的脑海里对我紧追不舍，我头也不敢回，心脏擂鼓一样撞击着被我的体温焐暖的信，想，如果真有孤狼和野鬼来了，我就掏出信封里的稿子，把我写的故事读给他们听。

这么想过，我竟然不害怕了。

归于潮汐的喧嚣

□黄披星

日子，村口那块空旷的场地就会被搭建起一个简易的戏台，五彩的布幔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像是一面面召唤欢乐的旗帜。戏台两侧，巨大的音响设备早早架起，调试时发出的“刺啦刺啦”声，在提前预告一场盛宴的开启。夜幕降临，戏台前的空地上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越聚越多，老人们是主力，孩子也已经不像早年的我们，他们基本不感兴趣了。

戏开场了，那些古老而又永恒的故事，简单的善恶简易的判词，却也百听不厌。南方戏曲灵巧纤细，乡下戏场吵闹却浓烈。戏场周围，小摊贩们也不失时机地摆开了阵势，烤串的、卖糖人的、炸臭豆腐的……乡村菩萨戏的音响很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巨响，这必定让多数渐渐习惯城区规矩生活的人很不习惯。而这样的吵闹，究其原因还是看戏的老年人居多，对有些老人来说，哪怕是外人听来巨响的戏场，也只是影影绰绰的人形在晃动。

当菩萨戏落下帷幕，乡村广场舞的现场就是喧嚣的延续。渔妇们难得休闲，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，随着音响里传出的动感音乐，整齐划一地舞动着身姿。领舞的也不会是“舞林高手”，她只是熟练一点，更有召唤邻居姐妹们的热情。她们动作虽然生疏，但跳得格外认真，她们跟着节奏，努力地扭动着腰肢，摆动着手臂，脸上满是专注与享受。这恐怕是腥味生活难得的调剂了。有意思是，渔村广场舞吵闹是吵闹，但也是克制着，她们的活动基本上从不超过晚上九点半，一般九点左右就收摊散伙。这大概也算某种约定俗成的规矩，总要为凌晨出海的人留出足够休

那一刻，我又一次相信了文学的力量。

走到邮电所门口的时候，街上还有什么人。我站在和我身高差不多的绿色邮筒前从怀里掏出了信，掂了掂，温暖而厚实。就在我准备把信投进邮筒的时候，红色的太阳一跃而起，把金色灿烂的光倾倒进这还空无一人的街道。与此同时，音乐声响了，悬在我头顶高高电线杆上的喇叭在打完七点铃之后，说：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开始广播了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热泪盈眶。

在我小而迷信的心灵里，再一次把这个巧合想象成了命运的安排。

这必然，并且只能作为一个奇迹产生前的征兆。

我不用闭眼，就看到了全班，不，班上能有几个人呢？得是全校，没错，全校都在争着抢着阅读我发表在《少年文艺》上的文章，校长还安排我在全校的表彰大会上演讲，可是，讲什么呢？

我捏着信，站在邮筒前，一时有点慌乱和紧张。灿烂的阳光和狂热的想象，已经让我热泪盈眶，并且面红耳赤了。冷静！我一边提醒着自己，一边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检查了一遍邮票和地址，如果不是信封封了口，我还会把稿纸抽出来，再重读一遍。

“咚！”一声响，信封落在了绿色邮筒的桶底。

我扭转头，准备往回走，鼻子一下子就闻见了十字街口炸油条的香味儿。我知道，我又回到了现实，嘴巴里有了口水时，我才感觉到饿了，除了饥饿，我还感受到了凉意。早上匆忙赶路，袄子里的秋衣已经被我汗湿了。

饥寒交迫中，幸好有炸油条的香味儿和冬日太阳的安慰。

我积攒下的零花钱，被我订了杂志，买了钢笔、信纸、信封和邮票，走过油条摊的我，身无分文。

我决定走过油条摊的时候，多多深呼吸，作为对自己的奖赏……

博尔赫斯的小说《另一个人》中19岁的博尔赫斯说：“如果您曾经是我，那么您怎么解释您竟然忘了1918年您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先生，他对您说他也是博尔赫斯？”……”

所以，如果我有机会重返往日时光，我不会和那个少年讲授我对于自我与时间关系的思考，也不去探讨文学创作和艺术观念，我甚至都不必告诉那个少年，“我就是将来的你”。那么，我是谁？我以何种方式与那个少年对话？我想，我只是那适时到来的电流和提前结束的电视节目。我是孤单地立在街角随时准备迎纳一份退稿的绿色邮筒，是一轮每天正常升起却被少年赋予特别意义的太阳，是恰好开始的广播，甚至是许给少年奖赏随风飘散的炸油条的香味儿……

微不足道的我是无数机缘之中命运般的巧合，变成电，变成邮筒，变成一缕香气，无非是为了坚定少年内心的信念，鼓励他的立志，让他相信平凡如我，也能创造奇迹。同时，也劝他回避诱惑，因为人生歧路太多。

毕竟人生很短也好漫长，不忘少年时的立志，也是不忘初心。

绚烂和芬芳

□温新阶

暑假，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杜家村，当年作为学校的覃氏宗祠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夕阳中喘息，林涛沿着密密麻麻的树梢从山脊滚动而来，矮子冲的溪水汩汩流淌，斑鸠的鸣叫让黄昏接近世俗。

我坐在袁家街，心无旁骛地吮吸芬芳，不让思维掳走我的感觉。

杜家村的土地上种满药用皱皮木瓜，眼下正是木瓜收获的季节，秤砣大的木瓜从树上打落下来，农用车运回家，劈成两块，日晒夜露，颜色褐红，芬芳扑鼻……

劈木瓜多是在晚上，吃过晚饭，换了大灯泡，女人还在喝茶，男主人拿了两把菜刀，坐在石榴树下磨刀。月色如银，落在磨刀石旁的木盆里，男人沾一掌水浇到磨刀石上，木盆的月亮乱了，刚刚敛了波纹，一个完整的月亮静伏水中，男人的手又伸过来了……金属跟石头的摩擦停了，男人用右手的手指从刀锋滑过，有一种涩涩的黏附感，知道刀已锋利，起身把木盆的月亮泼向石榴树根，左手执刀右手拿盆进屋去了。

劈木瓜的声音在堂屋响了起来，刀锋利，声音清脆，感受不到阻滞的不快。没有言语，听得出两把刀不同的旋律，不同的力度，心情是一致的，一季木瓜，是一年收入的大半，买辆车绰绰有余，今晚子夜，劈出四个轮胎，当是妥妥的。

男人多脆劲，韧劲远不及女人。还只有一个时辰，男人走出堂屋伸了一个懒腰，望着四周的人家，家家灯白如雪，噼里啪啦劈木瓜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这声音里，夹杂着多少内心的吟唱！

劈开的木瓜，清香浓郁。香气从一扇扇大门涌出，在松林间飘逸，这里一股，那里一股，撞个满怀，最后严严实实铺满村庄。

这一晚，我在李兴成医生家住宿，他退休后经营着一个吹唢呐打锣鼓的班子，木瓜栽种不多。四周的芬芳乘机而来，杯中的茶，交流的话题多了沉静。

在清香中入梦，一个夜晚都在梦乡安步当车。

清早起床，头发有些潮湿，原来芬芳是有湿度的，甚至也是有重量的，经常穿的那件T恤，似乎比原先多了一丝重量。

一个夜晚的飘逸，夜色的搅拌，芬芳慢慢变淡变薄，变得恰到好处，甚至是从丰腴滑向瘦削。不过是更大一场演奏之前低缓的序曲。

太阳从树梢上探出脸来张望，每家每户的大门早已洞开，劈好的木瓜撮出来，铺在草垫子上，篾折子上、筛席上、水泥平台上，切口向上，迎着阳光的亲吻，身子战栗，一丝丝地紧缩，芬芳再次弥漫、张扬。

木瓜须日晒夜露，白日暴晒，水分一缕一缕抽身而去，及至子夜，露水浸润，卷曲的肉身慢慢舒展，然后是次日的阳光，夜晚的月色甘露，如此反复多日，皮破肉干，身躯褐红，乃为上品。木瓜喜夜露，但不能淋雨。淋了雨的瓜，只能冬天里当木炭燃烧。所以，要守瓜。木椅放在木瓜之间，坐在那抽烟喝茶，防有人来“借瓜”，更是盯着老大爷，但有雨象，喊醒一家人抢救木瓜。我在袁家街见过一回，快捷和勇猛比火中抢自家财宝更甚，木瓜抢到堂屋里，几个人躺倒在木瓜旁，又开四肢喘着粗气，闭不拢口。雨点淅淅沥沥打在瓦片上，落在稻场里，溅起的土腥气从门缝钻进来，抢瓜的人才坐起来，嗅着这农人觉着亲切的气味，苍凉和自豪交叉的复杂情感让抢瓜人突然起了惆怅。

杜家村栽种了几百年药用木瓜，都是背运到清江边的资丘码头打包上船，然后出清江，入长江，直抵汉沪，也有的是销洞庭，下广州，然后出口东南亚。木瓜在资丘打包上船之前，一支支狼毫蘸了浓墨在麻袋上写上硕大的“资丘”二字，中外的药商只知道资丘木瓜，并不知道资丘木瓜产自我的故乡。现在，公路像葛藤的藤蔓，爬满每个村庄，再没有人跑去资丘买木瓜，药材收购商一拨一拨来到我的家乡。

繁忙的七月，每天都有新鲜木瓜打回来，每晚都有劈木瓜的声音驱走乡村的寂寥，芬芳相续，缕缕有别。刚劈开的木瓜和沐浴过阳光的木瓜的芬芳是不同的，多一日阳光，多一分紧致，已经晒成干果的木瓜，从地上撮起来倒进麻袋，铜器摩擦的声音，铿锵细密，芬芳浓缩，抽丝般地释放，褪去了青涩，因为成熟变得细腻，不再慨然，回眸一笑，掠了魂魄。

果的芬芳或许因为花的绚烂。皱皮木瓜属蔷薇科，木瓜海棠属植物。她的花既类似蔷薇又融合了海棠的特征。花于叶先开，颜色丰富，从粉红到深红，在融融春日里，点缀在有些寂寞的山乡，是足够让人兴奋的。

我的岳父岳母曾居住于周家店，跟杜家村隔着一条约乐园大峡谷，每到晚上，两边的灯火看得明亮，狗吠鸡鸣听得真切，夜深人静，还可以喊话。周家店也是木瓜主产区，显阳，木瓜花比杜家村早几日。杜家村的木瓜花苞还羞涩地埋着土，周家店那边已经全然开放。我不止一次在徐徐春风中越过乐园大峡谷，登上周家店通往井水村的道路，满山的木瓜花开了，还没长叶，只有赤裸的满树繁花，粉红夹着深红，都是盛赞春天的诗句。我和妻搬了椅子，坐在稻场里，看起起伏伏的木瓜花，点亮了恋爱的季节。

那是以粮为纲的岁月，木瓜只是栽种在田坎上，一树一树的木瓜花正好画出了不同田坎的形状，长方形的，梯形的，菱形的，三角形的……千姿百态，煞是好看。

木瓜除了药用，还有食用、保健、观赏价值，这些年大力发展，整片整片栽种，有了几千亩连片的大面积木瓜园。杜家村没有这么大面积连片的土地，一块一块地栽满，木瓜园沿着山岗逶迤铺陈，木瓜花盛开时，粉红深红铺满山岗，壮观的底色之上，又有浓淡深浅高低起伏的变化，眼看着这花圃断了，转过一个山嘴，又是一片花海，回头看，也是有一行两行的木瓜花相连的，像连着两个花垫的红色丝线，没有那几千亩的木瓜花盛开时的震撼，却比那肆意汹涌多了几分韵味。

袁家街已经是木瓜的世界，各家各户的木瓜已经铺排在一起了，中间用一根金竹隔开，稻场边留着两尺宽的空白，供行人和摩托通过，小车早就开出去泊在栎树林子里，这是一个给木瓜让路的季节。

晚上，守瓜，每户有一个人搬一把椅子坐在自家门前的木瓜阵中，捂着蒲扇看天上的星斗，看月亮在丝绢般的云彩中移动，一杯茶喝成了清水，还只有一更天气，夜的皮尺还长。就有人提议唱歌，提议的人起了头：

笛子开花细蒙蒙

荷叶开花扯满蓬

桃花开在三月里

菊花开在九月中

是花开不过映山红

立马就有人接了：

木瓜开花红翘翘

金果儿绿油油

结的树下溜溜果

阳光晒成香球球

换来果子脆嗖嗖

杜家村的老人，大多是歌篓子，闸门打开，水流不断，这边起，那边接，月亮落进了歌声里，很多人的梦境也在歌声里……